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 
第五十六回 齊宗正戒人詬訟 喻太初勸友完婚

話說李金華不與黃興敘談，見外面二人攜手而進。黃興看時，卻是本莊齊宗正與化為福。李金華同黃興迎入書房，分賓主落座。齊宗正道：「黃大哥幾時回來的？」黃興道：「到不多時。」齊宗正道：「這一趟買賣若何？」黃興道：「無大生機，多少落幾個。見利雖微，卻是一大喜事。」得一善友勝於得利百倍。齊宗正道：「甚麼喜事？」李金華亦隨口相問。黃興道：「在德州無意之間偶得至友。真是傾亦可以從此歇心了。」一點良心萬金可托。齊宗正道：「貴友姓甚名誰？」黃興道：「姓馮名助善。」李金華忙道：「是天津人否？」黃興道：「不錯呀！先生認識此人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也算一面之交罷。」黃興道：「先生怎麼認識他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先前此人曾在京都，弟路過天津，與他稍過家信。」黃興道：「先生亦知此人家中如何否？」代為全其室家比君之聞知更真切。李金華道：「弟在天津路過，怎麼會知道那些事，咱管人家家中如何作甚麼？妙在不說破。如此說來，老大哥你必知道了？」黃興道：「那是自然。他家裡無掛無礙，甚是困苦，只有其妻高氏現已隨來。這就是他家中事，知道不知道有何妨礙？」亦妙在不言田氏之丑，但舉高氏之賢，皆是口頭陰德耳。齊宗正道：「怎麼作為至交呢？」黃興遂將馮助善怎樣講天良，一一說了個明白。

在座者無不稱贊。齊宗正道：「這天良二字，才沒法說哩！這不是，化為福在此，他家種個五六十畝地，年年也穀過的。他有一塊地，靠著陶家的。」黃興道：「陶甚麼家？」齊宗正道：「陶萬一的姪子陶富家。仗恃著他叔叔的利害，硬不說理，勿恃富豪而欺窮困便積無限陰鷲，世人當以陶富為鑒將化為福的地耕過兩壟去。化為福看見了，說了說他，他還要打化為福。化為福也是難受哇，便要進城喊冤。吾勸了他一回，他總是難吃那個味，定准要去。吾拉他到這裡來，求李先生開解開解他。」排難解紛李先生於善莊不一而足。化為福道：「不是咱不好說話，你看他家那個勢利，還了的麼？吾是得纏纏他，他那怕成了籠，吾也得扳扳他那脊角！」齊宗正道：「扳扳脊角沒要緊，得花多少錢呢！花的那錢只值這兩壟地麼？你說，走到衙門口，誰不要錢？衙役也伸著手，書辦也張著口，多少跟官的拉著也不叫走。贏了也是捉老門，輸了也是捉老門，花一個七青八黃，落一個喪氣垂首。有點麼的還好，沒有麼的就現丑，掀不開鍋，餓瘦了狗，一場病，鬧一個沒的有。這就是打官司的落頭！此一段抵得一篇息訟詞，可以釋怨忿，可以除煩惱，可以保身家。念彼鄉老雖一錢一粟，皆從血汗中來，何苦剝血肉，供送衙胥。倘與行霸相爭，不能強忍，其不傷身敗產者幾希，尚其熟讀此言而痛忍之，則訟不勸而自息矣。化為福你也想想。」李金華笑道：「齊老先生管許沒見過陰鷲文。陰鷲文上說：『勿壞人之名利。』分明要人勿唆人之爭訟，乃反言以出之，故妙。衙門裡的人剛說弄倆錢，你老先生這一棒給人家打散了。」打散了正好免的人使作孽錢。黃興笑道：「先生莫湊趣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化大哥總要忍耐一二。忍忍忍，福自穩萬禍消化一無損。若定准要成訟，花些個錢，他也不該個死罪，無非給你的地。還有麼事呢？這兩壟地還能有二畝麼？」齊宗正道：「那裡有那麼些呢，不過二三分地處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可有來呀。二三分地還值大些錢麼？若一經官，不花不花，好麼也就過了額哩。」得不償失尚其三思。化為福道：「花倆錢也罷，吾到底看看他那個利害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利害麼？官比他還利害哩！頭一件他比你花的起。他的錢多，自然要占上分。你有倆錢，准買動官麼？這會的主，就是認的錢，你當是他還認的你麼？依著我說，你暫且吃些屈，自有個分曉。能吃十分屈自受無窮福。如不然，還有一個主意，這不是我那東家回來麼，等等陶萬一必然來看望他，叫我那東家陪他這裡來。齊老先生領著化大哥到此，就說你們二位上他家去，聽說上這裡來了，故找到這裡來。化大哥就說冒犯了，他姪子來求他莫怪著，特來賠禮。他必然問為著甚麼，你就以實告。看他說麼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化為福道：「這又得先生費心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沒要緊的事，沒要緊的事。」齊宗正道：「這也不錯，還是先生見的是。」說著遂告辭而去。黃興亦回家。

不多一時，黃興陪進一人。走到院中，高聲叫道：「先生你的鄉親來了！」李金華答道：「誰呀誰呀？」說著已走出門來。見是喻太初，遂拱手道：「你老先生那陣風刮了來的？」一陣花信風，吹到月下老。喻太初亦拱手道：「特來拜訪。」說著遂進了書房。李金華道：「老先生怎麼來的？」喻太初道：「騎牲口來的。」李金華遂叫馬樂孝出去拿行李。馬樂孝應聲而去，李金華道：「老先生既然下降，不能無事。」喻太初道：「也算有點事罷。一句話可說不完。」一夕美談，千古佳話。李金華道：「如此歇歇再說罷。」

這時馬樂孝收進行李，遂到家告知馬元龍。馬元龍遂吩咐預備了飯，出來與喻太初相見。彼此問明名姓，說了回閒話，飯已齊備，遂留黃興陪客。大家用過了飯，喝過了茶，李金華便問喻太初為何而來。

喻太初道：「說起來這話可就長了。四月底有一安徽人到咱們村中訪問兄台，適遇我於村頭。他問及兄台，我遂以實相告。那人跺腳道：『登山涉水，撲了個空。』悵然空返其情難安。我問他姓甚名誰，家鄉何處，為甚麼到此。他說他是安徽滁州人，姓謝名聯桂。他父現任山東青州知府，他祖父曾任直隸按察司，前坐過天津府。在天津時，因豪霸一案收了一女，姓賀名蘭淑媛，曾許配兄台你，淑媛矢志靡他非別，有所仰望終身也。尚未婚娶。說許配之後，兄台你進京去了，並無音信。後來他祖父在天津差人進京問過，在保定也差人進京問過，卒無蹤跡。後來他祖父卸事，路過滄州，被賊擄驚，他賀氏姑姑被賊搶去。」比前之楊村豪霸一節，遭險更甚，愈令金華吃一大驚。李金華聽到這裡，那臉便紅了，那汗也不知從何處來。貞女遭險誰不為之汗下。喻太初見他那樣遂忙道：「兄台不必著急，那謝聯桂說的明白，說他賀氏姑姑死保其節。」李金華聽此一句又不覺兩淚流下。非真玉碎香消埋沒無聞也。李先生莫漫悼亡。喻太初又忙道：「兄台不必傷心，你聽著罷。那謝聯桂說，多虧天津一個叫任習正的，救出他賀氏姑姑，埋於密松林內，又被他賊扒出，命不該死，幸而復生。何不先及此言，免得汗出淚下。那賊黨哄到家去，又要霸佔他賀氏姑姑。他賀氏姑姑打死賊子。那賊黨無常鬼蒙眼，竟告在案下。那滄州官就是鑿泉杜公。審問之下，大破賊情，救出他賀氏姑姑，方保無虞。」李金華聽到這裡，神氣少定。閱是書者亦可略以歇眼。喻太初又述謝聯桂說謝杏村夫婦被劫始終，並後來怎樣攜賀淑媛同上青州的話備述一遍。李金華道：「那謝聯桂從青州赴江寧去的麼？」喻太初道：「不是。他說他祖父在青州住了幾日，帶他隨他祖母及賀氏母女同回家去。到家之後，欲赴江寧尋找兄台你，怕差旁人不甚的當，故差他去。那知又撲了個空。餘想家中無事，遂對他說餘與兄台係至交，謝少爺不必憂慮，餘情願代走一趟，來找兄台你。不辭遠勞，非有他望也，正報前此力保其家之大德耳。或回家完婚，或赴安徽完婚，餘承當者事。那謝聯桂遂千托萬托，托了一遍。他說江寧府和大老爺係他家親戚，遂投向府衙而去，也不知他是甚麼親戚。餘既然應承，焉敢失信。到了次日，收拾行李，也坐船、也僱牲口，一路之上，甚覺平順。兄台呀，急速起身，成全此事去罷！尊嫂在義親門上，也不是久遠之計。那怕花燭之後，急忙轉回呢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從來沒有作難的事，這可碰上了。」黃興道：「東家還擋著先生娶先生娘子麼，作甚麼難呢？」馬元龍道：「姻婚大事。到了如今，豈可不辦？況且有這些囉唆呢。」李金華反覆躊躇，總覺難處。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天地之命脈，根乎人心，發之則為正氣秘之則為天良。故天良者氣自正，既講天良，必無瞞心昧己之行，黃興之與馮助善，可謂知人善任矣。昧天良者氣必偏，不講天良，故有仗勢壓人之事，陶富之於化為福，未免欺人太甚焉。獨是欺人之事，亦何地蔑有哉。有欺人而尚知天良者，即有欺人而不顧天良者，尚知天良，有時欺人，或有不欺人，不顧天良，一味欺人。無一事不欺人。至被不顧天良者之欺，則欺我者蜂擁而出，其欺愈難忍受矣。人何故因一人之欺，更自投於群欺我者之林乎。齊宗正戒人詬訟，亦勸其永葆天良，容忍人欺，以直報怨已耳，夫天下惟以直報怨者，欺能以德報德。喻太初為友遠勞，倘亦不昧天良，故以德報德，既已應承而無或欺人之議乎。觀其備述一是，始知喪盡天良者，必將欺人之極慘。能存正氣者，不避欺我之叢集也。賀淑媛如是之死而復生，寄人籬下，急急迎婚當不可曠日持久焉。然而沿天地之命脈者，轉覺反覆躊躇而難處矣。

理注：

卻說李先生，正與黃東家敘談。忽見從外來了二人，一是齊中正，一是化為福。齊莊中正端化為福，四人問答之間，黃興又說得助善之友。下邊才說，陶福多種化為福的地，陶化相爭，皆是為淨心地，有齊李二人調處，自然義氣得平。言之未盡，又來了喻太初，原是理事同歸善境。特來與李金華送信，言說謝聯桂，訪察李印堂迎親之事是欲精神相會，大丹可成矣。

偈雲：

中正化福心為祥，太初卻來進善鄉。